

〈更多是情感：「對於已消逝事物的據為己有」〉

文：Ashley Man

有云「繪畫是加法，攝影是減法」：繪畫從空白開始，在上面添加元素，可以是任意、隨性的、超現實的；攝影則是在捕取到的空間中尋找主題，把不需要的部分通過裁剪、控制景深移除，甚或於構圖時已將不必要的東西篩走，只捕捉一瞬間的光影、擷取一剎那的時空。香建峰個展「對於已消逝事物的據為己有」，嘗試為繪畫和攝影的關係作新的詮釋：繪畫可否反過來象徵真實而非想像，拉近觀者與影像內的世界的距離；攝影又能否強調情感色彩與抽象？透過兩種形式的互相扮演和模仿，藝術家嘗試為攝影與繪畫之間糾纏不清的歷史脈絡下一個註腳。然而，觀其對距離感的細心雕琢、略帶壓抑的氛圍以及朦朧的畫面，是次展覽更多是引領觀眾墮入時間的罅隙，走入縹渺的情感世界。

### 凝固在黑暗中的時空



全黑的牆壁、昏暗的燈光、一張軟櫈，沒有絲許多餘的佈置；猶如被吸進黑洞，時間變得黏稠，甚至凝固了。在暗色的環境中，時間變慢，所有的情感都被拉長，將觀眾包圍，不讓人從情緒逃掉，或將之壓抑；甚至貼心地為遊人準備一張軟櫈，一同停駐，投入藝術家的情感裏。

事實上，不只展場的佈置，大部分作品亦以黑白為主調。一側是攝影作品，另一側是塑膠彩作品，另外（出入口旁與最裏面的）兩幅牆上則分別掛上尺寸較大的塑膠彩作品。

攝影作品全是失焦的黑白照片，內有一個朦朧的女性身影——有悖人像攝影古今以來紀錄重要時刻、反映人物神態的主要任務，相中女性輪廓約略可見，面容則是一片模糊：她的表情如何？身在何方？全是未知，反映此輯照片意不在紀實；構圖也未見刻意安排，所以意亦不在技法。或許，是藝術家個人記憶的探索——儘管觀者無從考究，卻也不免對畫中女性帶點好奇，抱點想像。

黑白，足夠純粹，摒除色彩本身帶有的象徵與訊息（如紅色可以象徵熱情、警告、中國、血腥等等），不讓顏色的聯想凌駕或限制觀眾的想像；也令觀眾難以準確判斷照片的時間性——因為色彩的缺席，作品呈現來自過去的姿態，一下子拉開了距離，讓相中主角更為虛幻。

失焦加上黑白，作為觀者，一邊嘗試代入攝影師去感受、了解更多，一邊卻又產生被阻隔在外之感；一邊在讀取相片描繪的一段過去，一邊卻產生許多疑問，落得似懂非懂，既遠又近。此番感受叫人回味、細嚼。

### 疑幻似真



轉身看另一堵牆的畫，人像用上泛白色調、調得稀薄的塑膠彩，輪廓較之相片清晰得多，但還是要觀眾仔細察看。這一刻，觀眾似乎借用了藝術家的視角，更接近畫中女性，得以一睹她的日常、她的一顰一笑。

即便如此，觀眾依然與畫中的世界保持距離，以窺視者之姿與畫面「互動」。顏色之淺，呈現一種若即若離的疏離——衣服的圖案等都被清晰地描繪出來，但遠看還是朦朦朧朧，仿若蓋上一層薄紗，又似是欲言又止的狀態；加上深沉的背景以及漆黑的牆壁，有種剛剛觸碰到真實的一隅，轉瞬又被推得更遙遠的感覺。入口旁未有所指的《神秘花園》，彷彿昭示著藝術家心中私密的一塊，旁人難以涉入其中。不過，作品若是要描摹照片，則略嫌粗糙，顯然為個人風格所牽扯。

這大概也是「回憶」——對於已消逝事物的據為己有的一種方式——的姿態：過去的片段在腦海中仍然清晰可聞，情感卻隨時間漸漸沖淡，真實得虛幻。



## 結語

清晰與模糊、相近與拉遠、漆黑與亮白，通過對比手法和場地佈置，讓觀眾思索繪畫與攝影的關係。然而，藝術形式的探討之下，更多是真摯的感情。你或許說這是喧賓奪主；然而，拉扯的內心世界，更教人細味，讓觀眾在探求中尋得共鳴。

## 參考資料

M. (2015, June 07). A Brief History of Photography: Part 11 – Early Portrait Photography. Retrieved October 17, 2017, from <https://notquiteinfocus.com/2014/10/16/a-brief-history-of-photography-part-11-early-portrait-photography>